

蔣公訪印與印度獨立(上)

● 吳俊才 (總統府國策顧問)

今年七月七日，是抗戰五十週年，十月三十一日又逢先總統蔣公一百零一歲誕辰。距今四十五年前，民國三十一年二月，蔣公以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的崇高地位，顯赫聲勢，偕同蔣夫人官式訪問印度，這是中華民國立國以來國家元首初次出國訪問。尤其蔣公的這一次訪問具有實質上的重大意義，也可以說他是在實踐國父遺囑：「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因為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歷史證明，蔣公在訪印時期曾經力促統治印度近百年的大英帝國從速賦予印度國民政治實權。蔣公訪印四年以後，印度終於掙脫桎梏，宣告獨立。本誌為紀念此一亞洲歷史重大事件，特別隆重推出史學家吳俊才教授所撰：「蔣公訪印與印度獨立」，吳教授的大作不但有許多罕為人知的珍聞秘辛，更是一篇當代最真實珍貴的歷史名著。

一、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中，一九四二年二月四日至二十一日，先總統蔣公介石以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地位(註一)，徵得英國政府同意，偕夫人官式訪問印度。依據有關史料研究，蔣公此行，對被英國直接統治了近一個世紀的印度，而能於四年之後，終於贏得了國家的獨立與自由，實有其密不可分之關係。第一、蔣公於訪印期間，不惜以諍友地位向盟邦英國公開呼籲，希望英國給予印人政治實權：「將不待人民任何之要求，而能從速賦予印度國民以政治上之實權」。蓋印度此次參戰，固為求取反侵略民主陣營之勝利，實亦與其本身自由之得失有莫大之關係。余

以客觀地位，認此乃大不列顛有益無損且為最賢明之政策也」。(註二)蔣公會同時電請美國羅斯福總統，運用其影響力，勸導邱吉爾首相速採行動。(註三)第二、蔣公應英方之請，派軍入緬，解英軍之危，並阻日軍自緬攻印，同時在訪印期間，確定中印兩國軍事上的密切聯繫計畫，使印度本土未受日軍蹂躪。第三、不願英國政府的反對，蔣公堅持於訪印期間，在加爾各答與印度革命領袖甘地會晤，並與尼赫魯與阿沙德等多次接談，提供革命奮鬥經驗。凡此對戰時盟國的有效團結，戰後中印關係，尤其是對當時印度人民爭取獨立自由的奮鬥，影響均極深遠。

本文之作，旨在對此一現代亞洲政治史上的大事，試作一綜合性的回顧，以紀念蔣公百年誕辰，從而更可深體蔣公支持全世界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之一貫堅定政策，不為勢劫，不為勢利與虛聲所轉移。

文中引述之若干珍貴資料，係承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惠予提供臺北陽明書屋之珍藏，特此誌謝。又印度獨立前後有關追述或引用拙著或係作者當時旅印所目擊，特此註明，謹供參考。

二、背景

蔣公訪印，是亞洲國家一位最適當的偉大領袖，在各方面所需要的最適當時機，所完成的一次最具影響力的訪問，所以當時印度與論界稱頌蔣公訪印之行，為歷史性的轉捩點。(註四)

如從背景方面探討，似可依循三個重點來觀

察：第一是中印兩國接壤二千里，交往兩千年，世代和平相處，非比尋常的陸鄰關係。第二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我孤軍抗戰愈戰愈勇，第三次長沙大捷，殲敵五萬餘，揚威國際，而其時印度爭取獨立自由之奮鬥，却為英國政府所強力鎮壓，故印度政治領袖渴望蔣公能為有力的聲援；第三、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進掠東南亞如秋風之掃落葉，直叩印境之門。英軍甚盼能強化與我軍事合作關係，以解緬甸之危並阻日軍攻印。故蔣公於就任中國戰區統帥後，即決定訪問印度。主要着眼在增進盟國間的有效團結，確定中印兩國軍事上的密切聯繫計畫，並鼓舞印度人民與政治領袖，為了自身的獨立與自由，能全力支持盟國作戰；同時也對英國政府提出遠大戰略建議，使其戰時無後顧之憂，戰後獲得英印間的密切合作。

我們在研究現代中印關係，兩國之正式建交雖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但仍應追溯歷史上的兩國關係。此種關係，主要為宗教與文化的交往，此種交往，廣義言之，應可視為實質外交關係的一部份。關於歷史上中印關係，可概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時期約自西元前二世紀中印交通之始，迄於十五世紀，其間雖亦有貿易與經濟性的活動，但却以宗教文化之融合及真理與知識的相互追求為主。第二時期自十七世紀之末至本世紀上半葉，英人在印，以西藏問題的交涉為重心。第三時期自我對日抗戰之始，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末期，我與印度人民在精神上重新團結，而以蔣公之訪問印度為歷史性的轉捩點。至於中印

建交之後，不旋踵而我大陸局勢逆轉，尼赫魯政權轉向承認中共政權以迄中共與印度交兵至於今日之相持狀態，概可稱之為兩國關係之變態時期。因無論就二國間之空間關係、經濟資源、邊界性質與民族特性及傳統文化而言，得能和平相處相互合作，可相得益彰，應屬常態；反之如互相敵視，兵戎相見，必致兩蒙不利，自為變態。又第二期英治印度時代之中印關係，雖多紛擾，然以彼時係英人在印主政，名為中印關係，實則為中英關係，凡此本文均不予多述。（註五）茲以上述各時期中歷時既久而影響又最深遠者而言，自仍以第一時期與第三時期為最重要，似亦可稱之為中印關係之主流。

在第一時期中，中印交通之始，時當我國漢代。張騫是我最先對印度發生興趣的邊疆大吏，奉漢武帝之命通西域，曾於紀元前一二三年遣副使赴印，其時正在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死後百年，印境已非大一統之局。以後到了東漢時代，我們對印度風土人情的了解，才逐漸加深，佛教的傳播中土，乃是主要的媒介。佛教傳入中國，始於東漢明帝永明十年（西曆紀元後六十七年），距佛陀入滅已五個半世紀。在此以前雖亦有佛教東傳跡象，但不能認為正式流傳。漢以後至南北朝隋唐乃達到中國佛教的全盛時期。由於佛教在中國之普遍流傳自此歷一千九百餘年，當然間接增進了中印兩國的關係，而我國高僧學者訪問印度更是影響深遠。中國高僧對佛教發源地的印度，由於嚮往之深，恆視西往佛國求經朝聖為其畢生之志業。他們不避雪嶺流沙，完全基於追求真

理與智慧的動機，無絲毫世俗功利之念。據梁啟超先生考證，自三國時的朱士行開始（三世紀末）至唐朝中葉（八世紀），我前往印度的高僧，不下一八七人之多，其中自以法顯與玄奘的成就為最大。他們攀越雪嶺不避流沙前往印度，心目中的中印兩大民族，真是親如兄弟，了無隔閡。他們的努力，獲得了不朽的成果，尤其所完成的偉大譯著，已經成為我國佛教典藏的無價之寶，以及史學中最珍貴的史料。法顯與玄奘所撰佛國記與大唐西域記等書，以其流傳之廣，更使我國一般人民也因景仰法顯玄奘而連帶的對印度產生了嚮往之情，而形成對印度偏好的心理。提到印度，便提到高僧取經，合十如來，極樂西天。這一種深厚的邦誼，加上兩國邊界接壤之長而從未兵戎相見，因而更加牢固了兩國精神合作的基礎。

到了二次世界大戰期中，亦即自我對日抗戰開始，是為中印兩國第三時期關係的發展。此時，中印兩大民族均在反帝國主義與反侵略的鬥爭中，奮勇前進。大家爭取自由，伸張公理正義的目的相同，而又皆為歷史悠久愛好和平的文化古國，且國土毗鄰，自然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由精神上的默契，進而為相互的鼓勵與支援。但當我國國際地位日益提高，已躍居四強之一的地位，印度却因日軍壓境，在英國安全措施下，反而不得被迫停止其全國性的革命獨立運動，故彼時印度之視中國，乃無異黑暗中之一燈與唯一可資依界的良友。尼赫魯為表明其心意，此時曾以親筆信緘寄我國：「讓我們再一次的告訴中國人

民，無論在甚麼情況之下，我們總是相信你們的。我們這樣做，不僅因為中國的自由是我們最寶貴的，而且因為中國的自由也包含着印度的自由。一個不自由的中國對我們也是很危險的。」

在目前艱苦的環境下，我們對中國更有信心，我們相信這一次的戰爭，也是一次大的革命。唯有基於全人類的自由，方可以得到勝利。」

「我誠懇地向中國人民和他們偉大的領袖蔣委員長及夫人遙致敬意，並向這五年來堅苦卓絕的英勇的中國英雄們，像最燦爛的明星，表示友誼與敬慕。」（註六）

其次，談到彼時印度人民的願望，一言以蔽之，就是希望在這次戰爭中，獲得自由與獨立。他們不願像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那樣，在英國的名義下參戰，並深信當時英國首相路易喬治所許下的政治諾言而投入了戰爭，但戰後却一無所獲，反而遭受更強烈的鎮壓。因此一九三九年九月當英國宣佈對德義宣戰，並宣佈印度亦為交戰國之一員，印度國大黨即決定「不支持英國作戰，不與政府有任何的合作」。至於究竟應該採取甚麼樣的積極行動，當時幾個重要的政治領袖並未作成一致的決定。最激進的鮑斯（Bose），主張立即行動，在全印各地展開反英反戰鬥爭，不達印度自由不止；尼赫魯則主張有條件的參戰，在國大黨中央委員會之下設戰爭委員會，由他主持，向政府提出參戰條件，進行談判；甘地則認為「印度如果參戰，便不應該有條件」，但「我是非暴力主義者，平生反對戰爭」。「基於人道的理由，我們譴責侵略，同情英法兩國，然而這不

表示我贊成印度參戰。」（註七）換言之，甘地的策略是既不參戰也不反戰，保留行動的自由。

到了一九四〇年春，鮑斯派所掀起的反英鬥爭，在全國各地不斷製造流血暴動，殖民地政府施以鐵腕鎮壓。鮑斯本人亦因無法在印居留，於逃往日本途中，墜機葬身太平洋。尼赫魯所推動的所謂有條件的參戰，亦因談判毫無所獲，轉而等待甘地的行動訊號。甘地不談反戰，却在全印各地發動一項有節制的民治反抗運動（Gandhi Disobedience Movement）（註八），以爭取

言論自由為名，由甘地指定國大黨同志，在全印各地發表反英講演，其本人亦因此而被捕。所以此後兩年之中，英國殖民地政府固不能贏得印度人民的合作支持而作戰，且必須以加倍力量保衛其政權，故處於內外交迫的困境之中，而國大黨方面亦因甘地被捕，爭取獨立自由的鬥爭失去領導，益感其前途無望，故一九四二年初對蔣公之訪印，乃寄以最大之期望。

至於此時盟軍在東南亞的戰局，英屬荷蘭各地都先後淪陷。一九四二年初，日軍十餘萬更集結緬南泰北，分三路向北猛犯，進逼印度，英軍告急。我應英方之請，即以駐雲南的第五軍、第六軍及六十六軍等部，入緬協助英軍作戰。但是盟軍在東南亞與日軍作戰，是在西方國家的殖民地內進行，殖民地人民反對日本軍閥侵略，尤深惡痛絕西方人的殖民統治，所以盟軍和日軍作戰，根本得不到當地人民的合作。關於這一點，蔣公早有很深入的觀察：

「現在再要講到新加坡和爪哇失守之後，我

們同盟國抗戰的形勢。現在西南太平洋上重要的島嶼，除了菲律賓還在繼續抗戰之外，其他英屬荷蘭各地，多已淪陷！此後戰局如何演變，如何發展，我也可以引徵此次在印度和一位印度友人的談話，作為各位的參考。當新加坡已經失陷的時候，我和他討論到以後戰局的變化，他雖是一位文人，而不是軍事家，但他對於今後戰局和世界大勢分析得非常清楚——他說：『日本和德國

將來一定會來進攻印度，這塊肥肉他們是一定要來吃的！但要知道，如果日本和德國不來侵略印度，那他們崩潰或者還不那樣迅速。如要我們軸心自尋失敗，就非要使他們快到印度來不可！』他又很用勁的說：『西方人到現在還沒有看清我們東方民族的精神力量！他們還是大夢未醒，以為要鞏固國防，打倒敵人，只要化幾千幾萬鎊金錢，和十幾年的時間，築許多堅固而不易攻下的要塞，造許多飛機大砲和兵艦，就以爲金城湯池，可以高枕無憂了。我們固然應該知道：物質和科學是戰爭決勝的重要因素，但是最重要的一個因素，還是精神的力量！因為一切物力和科學，都是要有人的精神，纔能發生作用和它的功效，西方人却始終沒有認識這一點，所以他們還在迷信物質，只在戰艦要塞上來想辦法；殊不知世界上這一次戰爭，就是精神和物質二種力量的決戰！而最後一定是精神戰勝物質，物質被精神打倒的！』

「我在太平洋戰事爆發的兩週之後，就有一個很詳細的電報，懇切的告訴我們美國的友人，請他們轉告英國。我說：『這一次世界大戰——

尤其是太平洋戰事爆發之後——英國必須徹底了解現在局勢，決非第一次世界大戰僅僅限於歐洲戰場可比！今後太平洋戰事，正在英、荷兩國殖民地內進行，所以英、荷兩國對於各殖民地內的民衆——尤其是對於廣大的、有歷史有精神和潛伏力量的民族，一定要從速賦予實權，採取切實的方法，使其力量得以充分發揮。然後纔能使太平洋所有的各民族，羣策羣力，來挽救目前的危局！」我並且對美國友人說：「如果英荷兩國，要在太平洋上利用當地的物力和人力，來發揮反抗侵略的功効，那他們對殖民地的態度，至少要和你們美國對於菲律賓一樣。明白宣言，有限期的允其充分的自由，纔能激發他們對於民族本身的忠誠，來完成我們同盟國反抗侵略，永無世界和平的使命，現在菲律賓的首都馬尼拉雖然失陷，但我可斷言，菲律賓的戰事是不會了結的！此其原因，就是由於美國實實在在扶助菲律賓的獨立，而且最近，你們美國軍政長官又一再表示美國將來絕對保證其獨立自由，因此，菲律賓人是爲自己的自由平等而戰，其所發揮的力量，自非英荷兩國殖民地的人民可比。」這是我在太平洋戰事爆發開始時，對於我們盟邦所進的忠告。現在事實證明，菲律賓的首都雖然失陷，菲律賓的戰事進行，雖已三月之久，而麥克阿瑟將軍，仍舊率領着菲律賓全體軍民，在堅強的抗戰，但是英屬馬來、新加坡和荷屬爪哇各地，却先後都淪陷了！我對於我們並肩作戰的盟友，是知無不言，言無不忠，而且言無不誠的，過去我對於南洋一帶殖民地的主張是如此，今後我對於印度的

主張也是如此。如果英國能够以美國待菲律賓者來待印度，那印度將來對英國不僅可以做今日的菲律賓，效忠美國，共同抵抗倭寇到底；而且我相信他將來必會做今日的美國對英國一樣的與之同生死、共存亡；更不願意完全脫離與英國在政治上的關係，這是必然的趨勢。如此，我們同盟國無論是對德對日作戰，印度一定可以作我們同盟國勝利的力量之一，一定可以在地中海、印度洋與太平洋上，發揮反侵略最大的功効！」

(註九)

蔣公睿智，見微知著，是以排除萬難，決心親訪印度，促英人之憬悟，確實助印，以解東南亞之危局，非大德至正者，無以至此。

三、經過

- 三月 四日 蔣公及夫人偕王寵惠、張道藩、董顯光及英國駐華大使卡爾等一行自重慶飛經臘戌，駐節行政公所。午夜，英緬軍總司令胡敦將軍晉謁，胡敦將軍要求我第六軍入緬，在景東一帶擔任防務。公面許之。
- 五日 自臘戌飛抵印度之加爾各答。駐節北郊省長行署。
- 接見孟加拉省長赫白脫爵士。
- 六日 排定訪印日程，並參觀加爾各答北郊之製槍廠與鍊鋼廠。
- 七日 回訪赫白脫爵士，告以印度獲得自由之最有效方法，應爲全力對侵略者作戰。
- 八日 自加爾各答轉赴新德里。手擬告別印度國民書。我駐印緬軍事代表侯騰由仰光來謁，報告緬甸前線英軍情形。
- 蔣公自記曰：「英軍將領既缺乏作戰經驗，而又在其殖民地作戰，加以敵人之第五縱隊潛伏造謠，使民衆對當地之政府及軍隊先失去信仰，是爲其最大之危機也。」是日敵軍在新加坡登陸。
- 九日 至於新德里，駐節印度總督賓館。出席印度總督林里賈哥之歡迎會，致詞表示：「在聯合抵抗侵略戰爭中，可充分信任中國軍隊之合作與援助。」
- 十日 英大使卡爾晉謁，轉達印督意向，乞 公不必至華爾達訪問甘地，而由甘地來新德里相晤。接見印度軍總司令哈特萊。
- 印督林里賈哥夫婦晉見。旋與夫人同訪之，並對如何團結印度民衆共同對抗侵略問題，交換意見。
- 接見前印度國大黨主席尼赫魯。
- 十一日 於印度總督府前廣場檢閱。公自記曰：「其中一隊短小精幹，視其面色，實即中國往昔西部廓爾喀部也。」
- 尼赫魯偕國大黨主席阿沙德來見，並與洽談印度問題。

十二日 公以革命經驗相告，謂目前印度環境，切不可令步驟與策略發生錯誤。

接見印度政府各行政委員及土邦王公。

與尼赫魯談印度問題。尼泊爾國王卓達，特令其公子巴哈度謁 公致敬，並進呈親獵之虎皮一張，又印幣五萬盧比，詞曰救護我國戰時難胞之用。 公欣然受之。

英國邱吉爾首相來電，請 公勿堅持前往華爾達親訪甘地。旋又電 公告以倫敦已成立太平洋戰時會議

組織之，邀請我國指派代表參加。尼赫魯發表公開演說，代表印度人民向 公表示熱烈歡迎，並謂：印度不接受任何統治，不論其為日本或德國，印度僅能接受印度大眾之統治，且全國人民應奮起救國，反抗侵略，決不規避責任。

十三日 自新德里飛抵白沙瓦，轉往印、阿(阿富汗)邊境之開伯爾山隘，參觀印度新兵訓練。出席阿富里提等族之歡迎會。 公自記曰：「此等民族在三十年以前，皆我國之國民(大部以不丹、錫金人為多)，故不禁稱之為同胞，其中有年高至八十歲者，彼必知原為中國人也。」

十四日 自白沙瓦飛抵拉合爾，參觀軍官學校，當日折返新德里。

尼赫魯轉致甘地函電三通，對 公不能前往華爾達相晤，表示萬分遺憾！並陳明原擬不論在何地地點趨前訪謁，但此舉亦不可能，祇得神交而已。 公自記曰：「讀之悲愴不能成眠！」

十五日 召見英大使卡爾，告以離印前，仍望與甘地一面，期能轉移其對英態度，並有助於共同作戰。

約見尼赫魯，告以決定與甘地相晤之意。尼赫魯當即轉電甘地，約在加爾各答與 公會晤。出席印度總督林里資哥茶會，印督代表英國政府以那埃脫大十字勳章贈 公，為酬庸 公對同盟國爭取勝利之卓越貢獻。

是日新加坡英軍停止抵抗，日軍遂入據之。日軍犯蘇門答臘，在巨港登陸。

十六日 會見印度軍哈特萊總司令。是日侵緬敵軍渡過薩爾溫江。

十七日 返抵加爾各答仍駐節北郊省長行署。

接見印度回教領袖真納，真納表示：印度教人與回教人一向相互仇視，印、回實無合作之可能。

又接見尼赫魯，告以中、印兩民族

革命環境不同，印度不宜進行武力革命。尼氏則指陳英人自統治印度以來，對印度人民之種種壓迫情形，仍主不合作主義為印度革命唯一之有效方法。

印度總督林里資哥發表聲明：為紀念 公及夫人之訪印，並對中國軍民表示欽佩，特訂定三月二日為「中國日」。是日侵緬日軍進攻比林河。

十八日 與夫人訪問甘地於白拉爾公園，互道嚮慕之忱。談話歷五小時始別。印度立法會議通過決議案，對 公與夫人訪問印度，表示無上光榮。

並對 公貢獻於中國與世界反侵略戰爭之卓異功勳，表示衷心讚美。自加爾各答至和平村，訪問已故印度詩人泰戈爾所創辦之國際大學。參觀中國學院及其圖書館。並在中國學院茶會。館中圖書，蓋皆 公前此在南京時所贈送者。

二十日 捐助國際大學五萬盧比，中國學院三萬盧比，以示勸學之意。自和平村返於加爾各答。

再與尼赫魯接談，仍以中、印兩民族應把握時機，聯合奮鬥之意相勸望。

廿一日 發表告別印度國民書，殷望印人積極參加反侵略陣線，同為爭取人類

自由而努力。並對英國政府致誠摯之期待，謂深信必能從速賦予印度人民以政治上之實權，使發揮精神與物質無限之偉力，以參加此次反侵略聖戰。

自加爾各答離印返國，當晚抵達昆明，駐節海源寺之靈源別墅。計公自四日由渝啓節訪問印度，至此歷時凡十有八日矣。

是日尼赫魯廣播演說，盛讚公與夫人訪印之成就，謂：「這兩位中國的具體象徵，竟能來到我們中間，給印度及印度的國民帶來了敦睦之意，他們的光臨，其本身就是一種對我們的感召」，又謂：「委員長是中國自由、團結及不屈不撓、決心堅定的表徵。」

廿二日 致電英國邱吉爾首相，告以已由印返國，深謝印度當局盛情招待。又告以已特派顧維鈞大使代表出席太平洋戰時會議。(註一〇)

附註

註一：一九四二年一月，反侵略國共同宣言，我與美、英、蘇等二十六國簽字於華盛頓。同盟國並推選蔣公任同盟軍中國戰區(包括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最高統帥。

註二：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蔣公向印度人民發表告別書。該書由蔣夫人宣讀英

文譯本，自全印廣播電台之加爾各答站廣播。

註三：蔣公一九四二年一月七日，二月十四日、七月二十五日，致羅斯福總統電報。台北陽明書屋專權。

註四：印度時報Times of India於一九四二年二月九日出版專輯，題名為「印度之心與中國在一起」India Heart is one with China 副題為「兩大國的戰友同盟——一個歷史的轉捩點」。Comradeship in Arms of Two Countries-A Turning Point in

History.

註五：有關中共與印度關係與英治印度時期之中印關係，請參拙著印度史五八五—六三六頁，台北三民書局。
註六：參拙著：印度獨立與中印關係，二一九頁，香港東南印務出版社。

註七：同上。
註八：同上。

註九：蔣公自述：「訪問印度的感想與對太平洋戰局的觀察」，台北陽明書屋。
註一〇：總統蔣公大事長篇初稿。(黨史會)

(下期續完)

聖文 少年行全一冊 曹志源教授著 定價新台幣一三〇元

本書為旅美學人華府美利堅大學國際關係博士曹志源教授精心傑作，作者以優美文藝筆調，對數十年來社會動亂，國家災難，戰時年幼從軍，軍中生活趣事，以及戰後大陸赤化之因果關係，有深入淺出極具歷史價值之分析。要目有：①不平凡的時代②溫馨與苦難交織的童年③抗戰中的悲劇④在磨鍊中成長⑤在歷史的逆流中游泳。附錄：金沙坡之憶、祖國的召喚、世界粗話大觀、名人當衆入睡趣聞等篇，篇篇可讀。三十二開本，二百五十頁，十餘萬言，現已出版歡迎購閱，定價新台幣一三〇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